

洛丽塔

Lolita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主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洛丽塔

LOLITA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主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精选集. I : 全五册 /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著; 主万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27-8073-0

I. ①纳… II. ①弗… ②主…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②纳博科夫 (Nabokov, Vladimir 1899-1977)—回忆录 IV. ① I712.45 ②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3014号

Vladimir Nabokov

LOLITA

Copyright © 1955, Vladimir Nabokov

PALE FIRE

Copyright © 1962, Vera Nabokov and Dmitri Nabokov

LAUGHTER IN THE DARK

Copyright © renewed 1956,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Copyright ©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67 Vladimir Nabokov

PNIN

Copyright © 1953, 1955, 1957, Vladimir Nabokov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5-111号

纳博科夫精选集 I (全五册)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主万 梅绍武 王家湘 龚文庠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邹滢
装帧设计 山川
版式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 插页 25 字数 1,106,000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8073-0/I·4961

定价: 299.00元 (全五册)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献给薇拉

序文

《洛丽塔》或《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这就是本文作者在撰文以前所收到的这篇奇特的记述的两个标题。这篇记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去世，距他的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只有几天。他的律师，也是我的亲戚和好友，目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当律师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先生，根据他的委托人的遗嘱，请我编订这部手稿。他的遗嘱中有条条款，授权我那很有名望的表兄全权处理付梓出版《洛丽塔》的一切有关事宜。克拉克先生选定的这个编辑刚刚由于他的一部朴实无华的著作（《理性有意义吗？》）而获得波林奖，其中论述了若干病理状态和性变态行为。克拉克先生的决定可能受了这桩事的影响。

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俩预料的要简单一些。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些细节，尽管“亨·亨”¹作了努力，先前仍然像路标和墓碑继续出现在他的文稿中（它们提到的一些地方或人物，由于下等低级而需要掩饰，出于体恤怜悯也不该加以伤害）。这部回忆录作者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

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虽然“黑兹”只和女主人公真实的姓氏押韵²，但她的名字却跟本书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我们作出改动，而且（读者自己也会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改动。有关“亨·亨”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九五二年九、十两月的日报。如果我没有获准在灯下编辑这部回忆录，这桩罪行的起因和目的就会继续是一个全然费解的谜。

老派的读者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为了照顾这类读者，现在把我从“拉姆斯代尔”的“温德马勒”先生那儿得到的几个细节叙述出来。“温德马勒”先生希望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样“这桩不光彩的卑鄙的事件漫长的阴影”便不会延伸到他所属的引以为豪的那个社区。他的女儿“路易丝”如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莫娜·达尔”现在在巴黎上学。“丽塔”新近嫁给了佛罗里达州一家饭店的老板。一九五二年圣诞节那天，“理查德·弗·希勒”太太在西北部最遥远的居民点“灰星镇³”因为分娩而死去，生下一个女性死婴。“维维安·达克布鲁姆⁴”写了一部传记《我的奎》，不久就要出版。仔细阅读过原稿的评论家们把它说成她最好的

1 “亨伯特·亨伯特”的缩写。

2 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多洛蕾丝”。

3 “理查德·F·希勒”太太，即洛丽塔。“灰星镇”，并无此城镇，这里指被烟雾遮起的星星。“烟雾”英文为 haze，也是洛丽塔的姓。

4 维维安·达克布鲁姆（Vivian Dankbloom）是克莱尔·奎尔蒂的情妇，也是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姓名字母打乱顺序拼成的人名。“奎”是克莱尔·奎尔蒂的外号，也作“角色”解。“克莱尔·奎尔蒂”则暗示英文声音相近的“clearly guilty”（意为“明摆着有罪的”）。

作品。与此事有关的各处公墓的管理人员都报告说并没有鬼魂出现。

如果把《洛丽塔》单纯看作一部小说，倘若书中场面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被闪烁其词、陈词滥调的手法弄得苍白无力，那么这种场面和情感对读者就始终会显得令人恼火地含糊。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淫秽的词。当然，粗鲁庸俗的读者受到现代习俗的影响，总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的大量粗俗下流的词语；他们对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匮乏会感到相当吃惊。然而，如果为了让这种自相矛盾的故作正经的人感到舒适，哪个编辑就试图冲淡或删去被某种类型头脑的人称作“色情”的场面（在这方面，参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尊敬的约翰·M·伍尔西法官对另一部更为直率的书所作的重大裁决¹），那么就只好完全放弃出版《洛丽塔》了，因为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商业化的色情文学也如此声言。有学问的人也许会反驳说“亨·亨”的充满激情的忏悔只是试管中的风暴；他们会指出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美国成年男子——根据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口头讲述）的一项“保守的”估计——

1 指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伍尔西法官的历史性裁决，为美国于1934年出版《尤利西斯》铺平了道路。

每年都会用各种方式领略到“亨·亨”用如此绝望的口气所描述的特殊经历；他们还断言如果我们这个疯狂的记日记的人在一九四七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曾去向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教，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不过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本评论人希望得到谅解，能把他在自己的书和讲稿中所强调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明确地说就是：“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无意颂扬“亨·亨”。无疑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一个身上残暴与诙谐兼而有之的人物，或许他显露出莫大的痛苦，但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行动缓慢，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士和景物的许多随口说出的看法都很荒唐可笑。在他的自白书里，自始至终闪现出一种力求诚实的愿望，但这并不能免除他凶残奸诈的罪恶。他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洛丽塔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

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项深刻的个人研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

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洛丽塔》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

小约翰·雷博士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于马萨诸塞州，威德沃什

第一部

—

洛丽塔¹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²；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

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穿着宽松裤子，她是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³。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那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一个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你对这一点永远可以充满信心。

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第一号证据是六翼天使——那

1 “洛丽塔”这个名字是本书《序文》中的第一个词，也是这部小说中的第一个词和最末一个词。

2 第二个音节暗指美国诗人爱伦·坡（1809—1849）1849年发表的一首诗《安娜贝尔·李》。作者在本书中曾二十多次提到坡。亨伯特·亨伯特在书中还使人相信，安娜贝尔·李是他苦难的起因。

3 多洛蕾丝，英文是 Dolores，系从拉丁词 dolor 派生而来，意思是“悲伤、痛苦”。

些听不到正确情况的、纯朴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使——所忌妒的¹。看看这篇纷乱揪心的自白吧。

1 六翼天使是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2节说，他们“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句是用《安娜贝尔·李》第11行中的短语“六翼天使”和第22行中的动词“忌妒”拼凑成的。

我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个文雅、随和的人，身上混杂了几种种族基因：他是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掺和着一点儿多瑙河的水土。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蓝盈盈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他在里维埃拉¹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他的父亲和两位祖父曾经分别贩卖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他三十岁的时候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是那个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也是多塞特²的两个牧师的孙女，这两个牧师都是冷僻的学科的专家——分别精通古土壤学和风弦琴。我三岁那年，我的那位很上相的母亲在一桩反常的意外事件中（在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幼年的太阳，如果你们还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的），已经从那片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上方落下。你们肯定都知道夏天黄昏，在一座小山的脚下，那芬芳馥郁的落日余晖，带着一些蠓虫，悬在一道鲜花盛开的树篱四周，或者突然被一个漫步的人闯入和穿越；一种毛茸茸的温暖，一些金黄色的蠓虫。

1 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假日旅游胜地。

2 Dorset，英格兰南部的一郡。

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¹嫁给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后来又遭到遗弃，于是就到我家来充当不拿薪酬的家庭教师和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说她曾经爱上了我父亲，我父亲在一个阴雨的日子轻松愉快地趁机利用了她的爱情，等到雨过天晴就忘却了一切。虽然姨妈订的有些规矩相当刻板——刻板得要命——但我却非常喜欢她。也许，她是想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培养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比尔姨妈生着一双带着粉红色眼眶的天蓝色眼睛，面色蜡黄。她会写诗，迷信得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在我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她就会死，结果竟应验了。她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香水旅行推销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最终在那儿开办了一家公司，还购置了一点儿房地产。

我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蓝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从系着围裙的锅壶擦洗工到身穿法兰绒的权贵，每个人都喜欢我，每个人都宠爱我。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侧身望着我。付不出我父亲账的那些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昂贵的糖果。而他，*Mon cher petit papa*，²则带我出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跳水和滑水，给我念《堂吉珂德》和《悲惨世界》。我对他既崇拜又尊敬，

1 西比尔（Sybil）意为“古希腊的女巫，女预言家”。

2 法文，我亲爱的小爸爸。

每逢偷听到仆人们议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就为他感到高兴。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

我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所英国走读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打网拍式壁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良，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在我满十三岁以前（也就是说，在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以前），我所记得发生过的唯一确切的性经历就是：有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跟一个美国小孩讨论青春期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次严肃、得体、纯理论性的交谈。那个美国孩子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的儿子，可他也难得在那个三维世界里见到他的母亲。而在看了皮雄那部装帧豪华的《人体之美》¹中的某些照片、洁白光滑的皮肤和暗影，无限柔和的分界后，我的有机体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反应；那部书是我从饭店图书室里一堆大山似的云纹纸装帧的《绘图艺术》下偷出来的。后来，我父亲以他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他认为我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我。那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刚好在他把我送到里昂²一所公立中学去以前（我们原定要在那儿度过三个冬天），但是，唉，那年夏天，他却跟德·R夫人和她的女儿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于是我找不到哪个人可以诉苦，也找不到哪个人好去请教。

1 这部书和书的作者都是杜撰的。皮雄（Pichon）是玩弄法语粗俗语 nichon，意为“女性的乳房”。

2 Lyon，法国东部的一个大城市。

安娜贝尔和作者本人一样，也是混血儿：不过她具有一半英国、一半荷兰的血统。今天，我对她的容貌远远没有几年前，在我认识洛丽塔以前，记得那么清楚。有两种视觉方面的记忆：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头脑这个实验室中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于是我看到了安娜贝尔，如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蜜黄色的皮肤”，“细胳膊”，“褐色的短发”，“长睫毛”，“鲜亮的大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在描绘安娜贝尔时，请允许我先严肃地只说，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也跟姨妈一样古板乏味。他们在离米兰纳大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别墅。秃顶的、褐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搽粉的利太太（原来叫范内莎·范·内斯¹）。我多么厌恶他们！起初，安娜贝尔和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不停地捧起一把把细砂，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我们的思路跟如今欧洲青春前期的聪明孩子的思路一样，也定了型；我很怀疑是否应

1 指坡的安娜贝尔·李，在第二部第三章中，作者即用“李”。